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列子

一名冲虛至德經。舊本題周列禦寇撰。禦寇鄭人。先莊子。書中多稱子列子曰。必爲傳其學者所追記。或

曰。列子原本久亡。此本蓋魏晉間王弼張湛之徒所僞作。而書中楊朱一篇。或本爲楊朱之書。而爲後人所誤收。入列子書者。自是卽不復分出。然考諸子之學術者。固當別白而觀之。庶不致汗漫無紀。而失各家之真面目。

天瑞 節錄 以下各篇並同

子列子曰。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。夫有形者生於無形。則天地安從生。故曰。有太易。有太初。有太始。有太素。太易者。未見氣也。太初者。氣之始也。太始者。形之始也。太素者。質之始也。氣形質具而未相離。故曰渾淪。渾淪者。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。視之不見。聽之不聞。循之不得。故曰易也。易無形埒。易變而爲一。一變而爲七。七變而爲九。九變者。究也。乃復變而爲一。一者。形變之始也。清輕者上爲天。重濁者下爲地。沖和氣者爲人。故天地含精。萬物化生。子列子曰。天地無全功。聖人無全能。萬物無全用。故天職生覆。地職形載。聖職教化。物職所宜。然則天有所短。地有所長。聖有所否。物有所通。何則。生覆者不能形載。形載者不能教化。教化者不能違所宜。宜定者不出所位。故天地之道。非陰則陽。聖人之教。非仁則義。萬

物之宜。非柔則剛。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。故有生者。有生生者。有形者。有彰形者。有聲者。有聲聲者。有色者。有色色者。有味者。有味味者。生之所生者死矣。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。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。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。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。而味味者未嘗呈。皆無爲之職也。能陰能陽。能柔能剛。能短能長。能圓能方。能生能死。能暑能涼。能浮能沈。能宮能商。能出能沒。能玄能黃。能甘能苦。能羶能香。無知也。無能也。而無不知也。而無不能也。

子列子適衛。食於道。從者見百歲髑髏。攬蓬而指。顧謂弟子百豐曰。唯予與彼知。而未嘗生。未嘗死也。此過養乎。此過歡乎。種有幾。若蠅爲鶉。得水爲鱉。得水土之際。則爲蠅蠚之衣。生於陵屯。則爲陵鳥。陵鳥得鬱栖。則爲鳥足。鳥足之根爲蟻螯。其葉爲胡蝶。胡蝶胥也。化而爲蟲。生竈下。其狀若脫。其名曰駒掇。駒掇千日。化而爲鳥。其名曰乾餘骨。乾餘骨之沫爲斯彌。斯彌爲食醯頤輅。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輓。食醯黃輓生乎九猷。九猷生乎膺芮。膺芮生乎腐蠃。羊肝化爲地臯。馬血之爲轉燐也。人血之爲野火也。鰻之爲鸕。鸕之爲布穀。布穀久復爲鵠也。燕之爲蛤也。田鼠之爲鶉也。朽瓜之爲魚也。老韭之爲莧也。老踰之爲猿也。魚卵之爲蠱。夏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。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鵠。純雌其名大腰。純雄其名穉蜂。思士不妻而感。思女不夫而孕。后稷生乎巨跡。伊尹生乎空桑。厥昭生乎溼。醯雞生乎酒。羊奚比

乎不筭。久竹生青寧。青寧生程。程生馬。馬生人。人久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。皆入於機。莊子
篇末一節。與此節大同小異。今附錄於此。其文曰。列子行食於道。從見百歲髑髏。蓬蓬而指
之曰。唯予與女知而未嘗死。未嘗生也。若果養乎。子果歟乎。種有幾。得水則為鰭。得土而
際。則為龜。蠃之衣。生於陵。市則為陵。鳥足為足。鳥足之根。為蟻。蟻其葉。為胡
蝶。胡蝶為也。化而為蟲。生於籠下。其狀若脫。其名為鵲。鵲撥千日為鳥。其名為鵲。鵲
除骨之沫。為斯彌。斯彌為食。隨貉生。平食。黃輓生。平九。獸皆出於機。皆入於機。羊奚比乎
不筭。久竹生青寧。青寧生程。程生馬。馬生人。人又反入於機。萬物皆出於機。皆入於機。
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。身亡所寄。廢寢食者。又有憂彼之所憂者。因往曉之曰。天積氣耳。亡
處亡氣。若屈伸呼吸。終日在天中行止。奈何憂崩墜乎。其人曰。天果積氣。日月星宿。不當墜
邪。曉之者曰。日月星宿。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。只使墜。亦不能有所中傷。其人曰。奈地壞何。
曉者曰。地積塊耳。充塞四虛。亡處亡塊。若躇步詭蹈。終日在地上行止。奈何憂其壞。其人舍
然大喜。曉之者亦舍然大喜。長廬子聞而笑之曰。虹霓也。雲霧也。風雨也。四時也。此積氣之
成乎天者也。山嶽也。河海也。金石也。火木也。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。知積氣也。知積塊也。奚
謂不壞。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。有中之最巨者。難終難窮。此固然矣。難測難識。此固然矣。憂
世壞者。誠為大遠。言其不壞者。亦為未是。天地不得不壞。則會歸於壞。遇其壞時。奚為不憂
哉。子列子聞而笑曰。言天地壞者。亦謬。言天地不壞者。亦謬。壞與不壞。吾所未能知也。雖然。
彼一也。此一也。故生不知死。死不知生。來不知去。去不知來。壞與不壞。吾何容心哉。

黃帝

黃帝卽位。十有五年。喜天下戡己。養正命。娛耳目。供鼻口。焦然肌色。肝騶。昏然五情。爽惑。又十有五年。憂天下之不治。竭聰明。進智力。營百姓。焦然肌色。肝騶。昏然五情。爽惑。黃帝乃喟然讚曰。朕之過淫矣。養一己其患如此。治萬物其患如此。於是放萬機。舍宮寢。去直侍。徹鐘懸。滅廚膳。退而閒居。大庭之館。齋心服形。三月不親政事。晝寢而夢。遊於華胥氏之國。華胥氏之國。在弇州之西。台州之北。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。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。神遊而已。其國無帥長。自然而已。其民無嗜慾。自然而已。不知樂生。不知惡死。故無夭殤。不知親己。不知疏物。故無愛憎。不知背逆。不知向順。故無利害。都無所愛惜。都無所畏忌。入水不溺。入火不熱。斫撻無傷痛。指撻無瘡癢。乘空如履實。寢虛若處牀。雲霧不礙其視。雷霆不亂其聽。美惡不滑其心。山谷不躓其步。神行而已。黃帝既寤。怡然自得。召天老力牧。太山稽。告之曰。朕閒居三月。齋心服形。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。弗獲其術。疲而睡。所夢若此。今知至道。不可以情求矣。朕知之矣。朕得之矣。而不能以告若矣。又二十有八年。天下大治。幾若華胥氏之國。而帝登假。百姓號之。二百餘年。不輟。

列子師老商氏。友伯高子。進二子之道。乘風而歸。尹生聞之。從列子居數月。不省舍。因閒請斷其術者。十反而十不告。尹生懟而請辭。列子又不命。尹生退。數月意不已。又往從之。列子曰。汝何去來之頻。尹生曰。曩章戴有請於子。子不我告。固有憾於子。今復脫然。是以又來。列

子曰。曩吾以汝爲達。今汝之鄙至此乎。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。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。三年之後。心不敢念是非。口不敢言利害。始得夫子一哂而已。五年之後。心。庚念是非。口。庚言利害。夫子始一解顏而笑。七年之後。從心之所念。庚無是非。從口之所言。庚無利害。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。九年之後。橫心之所念。橫口之所言。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。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。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。若人之爲我友。內外進矣。而後眼如耳。耳如鼻。鼻如口。無不同也。心凝形釋。骨肉都融。不覺形之所倚。足之所履。隨風東西。猶木葉幹。殼。竟不知風乘我邪。我乘風乎。今女居先生之門。曾未浹時。而懟憾者再三。汝之片體。將氣所不受。汝之一節。將地所不載。履虛乘風。其可幾乎。尹生甚忤。屏息良久。不敢復言。

列子問關尹曰。至人潛行不空。蹈火不熱。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請問何以至於此。關尹曰。是純氣之守也。非智巧果敢之列。姬。魚語女。凡有貌像聲色者。皆物也。物與物何以相遠也。夫奚足以至乎。先是色而已。則物之造乎不形。而止乎無所化。夫得是而窮之者。焉得爲正焉。彼將處乎不深之度。而藏乎無端之紀。游乎萬物之所終始。壹其性。養其氣。含其德。以通乎物之所造。夫若是者。其天守全。其神無卻。物奚自入焉。夫醉者之墜於車也。雖疾不死。骨節與人同。而犯害與人異。其神全也。乘亦弗知也。墜亦弗知也。死生驚懼不入其胸。是故逆物而不懼。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。而況得全於天乎。聖人藏於天。故物莫之能傷也。

力命

力謂命曰。若之功奚若我哉。命曰。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。力曰。壽夭窮達。貴賤貧富。我力之所能也。命曰。彭祖之智。不出堯舜之上。而壽八百。顏淵之才。不出衆人之下。而壽四八。仲尼之德。不出諸侯之下。而困於陳蔡。殷紂之行。不出三仁之上。而居君位。季札無爵於吳。田恆專有齊國。夷齊餓於首陽。季氏富於展禽。若是汝力之所能。奈何壽彼而夭此。窮聖而達逆。賤賢而貴愚。貧善而富惡。邪。力曰。若如是言。我固無功於物。而物若此邪。此則若之所制邪。命曰。既謂之命。奈何有制之者邪。朕直而推之。曲而任之。自壽自夭。自窮自達。自貴自賤。自富自貧。朕豈能識之哉。朕豈能識之哉。

北宮子謂西門子曰。朕與子並世也。而人子達。並族也。而人子敬。並貌也。而人子愛。並言也。而人子庸。並行也。而人子誠。並仕也。而人子貴。並農也。而人子富。並商也。而人子利。朕衣則襤褸。食則粢糲。居則蓬室。出則徒行。子衣則文錦。食則粱肉。居則連櫪。出則結駟。在家熙然。有棄朕之心。在朝諤然。有敖朕之色。請謁不相及。遨遊不同行。固有年矣。子自以德過朕邪。西門子曰。予無以知其實。汝造事而窮。予造事而達。此厚薄之驗歟。而皆謂與予並。汝之顏厚矣。北宮子無以應。自失而歸。中途遇東郭先生。先生曰。汝奚往而反。偶偶而步。有深愧之色邪。北宮子言其狀。東郭先生曰。吾將舍汝之愧。與汝更之。西門氏而問之曰。汝奚辱北宮

子之深乎。固且言之。西門子曰。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。而賤貴貧富與予異。予語之曰。予無以知其實。汝造事而窮。予造事而達。此將厚薄之驗歟。而皆謂與予並。汝之顏厚矣。東郭先生曰。汝之言厚薄。不過言才德之差。吾之言厚薄。異於是矣。夫北宮子厚於德。薄於命。汝厚於命。薄於德。汝之達。非智得也。北宮子之窮。非愚失也。皆天也。非人也。而汝以命厚。自矜於北宮子。以德厚自愧。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。西門子曰。先生止矣。予不敢復言。北宮子既歸。衣其襦褐。有狐貉之溫。進其莪菹。有稻粱之味。庇其蓬室。若廣廈之蔭。乘其輶。若文軒之飾。終身適然。不知榮辱之在彼也。在我也。東郭先生聞之曰。北宮子之寐久矣。一言而能寤。易恒也哉。

楊朱

楊朱曰。百年壽之大齊。得百年者。千無一焉。設有一者。孩抱以逮昏老。幾居其半矣。夜眠之所弭。晝覺之所遺。又幾居其半矣。痛疾哀苦。亡失憂懼。又幾居其半矣。量十數年之中。適然而自得。亡介焉之慮者。亦亡一時之中爾。則人之生也。奚爲哉。奚樂哉。爲美厚爾。爲聲色爾。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。聲色不可常翫聞。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。名法之所進退。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。規死後之餘榮。偶爾慎耳目之觀聽。惜身意之是非。徒失當年之至樂。不能自肆於一時。重囚累梏。何以異哉。太古之人。知生之暫來。知死之暫往。故從心而動。不違自

然所好。當身之娛。非所去也。故不爲名所勸。從性而遊。不逆萬物所好。死後之名。非所取也。故不爲刑所及。名譽先後。年命多少。非所量也。楊朱曰。萬物所異者。生也。所同者。死也。生則有賢愚貴賤。是所異也。死則有臭腐消滅。是所同也。雖然。賢愚貴賤。非所能也。臭腐消滅。亦非所能也。故生非所生。死非所死。賢非所賢。愚非所愚。貴非所貴。賤非所賤。然而萬物齊生。則榮紂死。則腐骨腐骨一矣。孰知其異。且趣當生。奚遑死。後。

楊朱曰。伯夷非亡欲。矜清之郵。以放餓死。展季非亡情。矜貞之郵。以放寡宗。清貞之誤。善之若此。

楊朱曰。原憲窶於魯。子貢殖於衛。原憲之窶。損生。子貢之殖。累身。然則窶亦不可。殖亦不可。其可焉在。曰。可在樂生。可在逸身。故善樂生者。不窶。善逸身者。不殖。

楊朱曰。古語有之。生相憐。死相捐。此語至矣。相憐之道。非唯情也。勤能使逸。餓能使飽。寒能使溫。窮能使達也。相捐之道。非不相哀也。不含珠玉。不服文錦。不陳犧牲。不設明器也。

孟孫陽問楊子曰。有人於此。貴生愛身。以靳不死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不死。以靳久生。可乎。曰。理無久生。生非貴之所能存。身非愛之所能厚。且久生奚爲。五情好惡。古猶今也。四體安危。古猶今也。世事苦樂。古猶今也。變易治亂。古猶今也。既聞之矣。既見之矣。既更之矣。百年猶厭其

多。況久生之苦也乎。孟孫陽曰。若然。速亡愈於久生。則踐鋒刃。入湯火。得所志矣。楊子曰。不然。既生則廢而任之。究其所欲。以俟於死。將死則廢而任之。究其所之。以放於盡。無不廢。無不任。何遽遲速於其間乎。

楊朱曰。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。舍國而隱耕。大禹不以一身自利。一體偏枯。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。不與也。悉天下奉一身。不取也。人人不損一毫。人人不利天下。天下治矣。

禽子問楊朱曰。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。汝爲之乎。楊子曰。世固非一毛之所濟。禽子曰。假濟爲之乎。楊子弗應。禽子出。語孟孫陽。孟孫陽曰。子不達夫子之心。吾請言之。有侵若肌膚。獲萬金者。若爲之乎。曰。爲之。孟孫陽曰。有斷若一節。得一國。子爲之乎。禽子默然有間。孟孫陽曰。一毛微於肌膚。肌膚微於一節。省矣。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。積肌膚以成一節。一毛固一體。萬分之一物。奈何輕之乎。禽子曰。吾不能所以答子。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。關尹。則子言當矣。以吾言問大禹。墨翟。則吾言當矣。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。

楊朱曰。天下之美。歸之舜禹周孔。天下之惡。歸之桀紂。然而舜耕於河陽。陶於雷澤。四體不得甞安。口腹不得美厚。父母之所不安。弟妹之所不親。行年三十。不告而娶。及受堯之禪。年已長。智已衰。商鈞不才。禪位於禹。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窮毒者也。鯀治水。績用不就。殛諸羽山。禹纂業事讐。惟荒土功。子產不字。過門不入。身體偏枯。手足胼胝。及受舜禪。卑

宮室美絺冕。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憂苦者也。武王既終。成王幼弱。周公攝天子之政。召公不悅。四國流言。居東三年。誅兄放弟。僅免其身。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人之危懼者也。孔子明帝王之道。應時君之聘。伐樹於宋。削迹於衛。窮於商周。圍於陳蔡。受屈於季氏。見辱於陽虎。戚戚然以至於死。此天民之遑遽者也。凡彼四聖者。生無一日之歡。死有萬世之名。名者。固非實之所取也。雖稱之弗知。雖賞之弗知。與株塊無以異矣。桀藉累世之資。居南面之尊。智足以距羣下。威足以震海內。恣耳目之所娛。窮意慮之所爲。熙熙然以至於死。此天民之逸蕩者也。紂亦藉累世之資。居南面之尊。威無不行。志無不從。肆情於傾宮。縱欲於長夜。不以禮義自苦。熙熙然以至於誅。此天民之放縱者也。彼二凶也。生有從欲之歡。死被愚暴之名。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。雖毀之不知。雖稱之弗知。此與株塊奚以異矣。彼四聖雖美之所歸。苦以至於終。同歸於死矣。彼二凶雖惡之所歸。樂以至於終。亦同歸於死矣。

楊朱曰。太古之事滅矣。孰誌之哉。三皇之事。若存若亡。五帝之事。若覺若夢。三王之事。或隱或顯。億不識一。當身之事。或聞或見。萬不識一。目前之事。或存或廢。千不識一。太古至於今日。年數固不可勝紀。伏羲已來。三十餘萬歲。賢愚好醜。成敗是非。無不消滅。但遲速之間爾。矜一時之毀譽。以焦苦其神形。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。豈足潤枯骨。何生之樂哉。

楊朱曰。人肖天地之類。懷五帝之性。有生之最靈者人也。人者。爪牙不足以供守衛。肌膚不

足以自捍禦。趨走不足以逃利害。無毛羽以禦寒暑。必將資物以爲養性。任智而不恃力。故智之所貴。存我爲貴。力之所賤。侵物爲賤。然身非我有也。既生不得不全之物。非我有也。既有不得而去之。身固生之主。物亦養之主。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。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。有其物。有其身。是橫私天下之身。橫私天下之物。其唯聖人乎。公天下之身。公天下之物。其唯至人矣。此之謂至至者也。

楊朱曰。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。一爲壽。二爲名。三爲位。四爲貨。有此四者。畏鬼畏人。畏威畏刑。此之謂遁人也。可殺可活。制命在外。不逆命。何羨壽。不矜貴。何羨名。不要勢。何羨位。不貪富。何羨貨。此之謂順民也。天下無對。制命在內。故語有之曰。人不婚宦。情欲失半。人不衣食。君臣道息。周諺曰。田父可坐殺。晨出夜入。自以性之恆。噉菽茹藿。自以味之極。肌肉粗厚。筋節嶮急。一朝處以柔毛繡幕。薦以粱肉蘭橘。心痛體煩。內熱生病矣。商魯之君。與田父侔地。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。故野人之所安。野人之所美。謂天下無過者。昔者宋國有田夫。常衣縕黻。僅以過冬。暨春東作。自曝於日。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隕室。棉纈狐貉。顧謂其妻曰。負日之暄。人莫知者。以獻吾君。將有重賞。里之富室告之曰。昔人有美戎菽甘棗莖芹萍子者。對鄉豪稱之。鄉豪取而嘗之。蜚於口。慘於腹。衆哂而怨之。其人大慙。子此類也。

楊朱曰。豐屋。美服。厚味。姣色。有此四者。何求於外。有此而求外者。無厭之性。無厭之性。陰陽

之蠹也。忠不足以安君。適足以危身。義不足以利物。適足以害生。安上不由於忠。而忠名滅焉。利物不由於義。而義名絕焉。君臣皆安。物我兼利。古之道也。鬻子曰。去名者無憂。老子曰。名者實之賓。而悠悠者趨名不已。名固不可去。名固不可賓邪。今有名則尊榮。亡名則卑辱。尊榮則逸樂。卑辱則憂苦。憂苦犯性者也。逸樂順性者也。斯實之所係矣。名胡可去。名胡可賓。但惡夫守名而累實。守名而累實。將恤危亡之不救。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。

說符

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。三年而成。鋒殺莖柯。毫芒繁澤。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。此人遂以巧食宋國。子列子聞之曰。使天地之生物。三年而成一葉。則物之有葉者寡矣。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。

楊子之鄰人亡羊。既率其黨。又請楊子之豎追之。楊子曰。嘻。亡一羊何追者之衆。鄰人曰。多歧路。既反。問獲羊乎。曰。亡之矣。曰。奚亡之。曰。歧路之中。又有歧焉。吾不知所之。所以反也。楊子戚然變容。不言者移時。不笑者竟日。門人怪之。請曰。羊賤畜。又非夫子之有。而損言笑者何哉。楊子不答。門人不獲所命。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。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。而問曰。昔有昆弟三人。遊齊魯之間。同師而學。進仁義之道而歸。其父曰。仁義之道若何。伯曰。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。仲曰。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。叔曰。仁義使我身名並全。彼三術相反。

而同出於儒。孰是孰非邪。楊子曰。人有濱河而居者。習於水。勇於泅。操舟鬻渡。利供百口。裹糧就學者成徒。而溺死者幾半。本學泅。不學溺。而利害如此。若以爲孰是孰非。心都子默然而出。孟孫陽讓之曰。何吾子問之迂。夫子答之僻。吾惑愈甚。心都子曰。大道以多歧亡羊。學者以多方喪生。學非本不同。非本不一。而末異若是。唯歸同反一。爲亡得喪。子長先生之門。習先生之道。而不達先生之況也。哀哉。

齊田氏祖於庭。食客千人。中坐有獻魚雁者。田氏視之。乃歎曰。天之於民厚矣。殖五穀。生魚鳥。以爲之川。衆客和之如響。鮑氏之子年十二。預於次。進曰。不如君言。天地萬物。與我並生。類也。類無貴賤。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。迭相食。非相爲而生之人。取可食者而食之。豈天本爲人生之。且蚊蚋蠴膚。虎狼食肉。豈天本爲蚊蚋生人。虎狼生肉者哉。